

## 上妝

我跟在阿全師的背後一路從騎樓走廊緩緩直行前進，接著轉身走進一條小巷內，那確實是一條極為窄小而安靜的深巷，從墨黑色太陽眼鏡中窺看去，巷子狹窄侷促的通道，交雜錯置著不同住戶的摩托車和各種零散的堆積雜物，隱隱之間彷彿還混雜有股悶熱與腐臭的潮溼霉味融融竄散的氣味飄浮游離。

「等一下要上妝處理的是一位昨天車禍死亡的年輕女孩子。」這時，阿全師側過頭來對我這麼說：「要記住，人一旦往生了，多少會對這個世間放不下，有牽掛也會有不捨，幫往生者回復生前原本完整的面容和身軀，好讓她走得安心是我們化妝師最要緊的事。」

「嗯，我知道。」

我和阿全師兩人各自提著一只檜木製小型黑色化妝箱，一前一後在這條小巷內穿梭前進，中午過後的陽光密扎刺眼的從小巷的頂端直直垂射而下，翻越過住戶竹竿上晾曬的各色衣物，映在我墨色鏡片中的視象浮晃反射，以及雜夾著化妝箱內眉筆和粉撲盒輕輕相互撞擊中所發出的細微聲響。

### 1.

我所認識的第一位師父就是阿全師。

仔細算一算，剛認識阿全師已經是三年多前的事了，當時我還在讀高職二年級，母親趁著暑假將要開始之前尋問我說要不要幫隔壁剛搬來做豬肉攤買賣生意的鄰居阿全師那裡打點零工，時薪有九十塊還附有早餐，那時我覺得不錯又可打發時間便允諾答應這份差事。

暑假一開始後，我便到阿全師家中報到。第一次到阿全師家裡的時候，一進門就立刻聞到屋子內四處飄散的濃濃酒味，客廳侷促的空間零亂擱置著許久未洗拖鞋和布鞋，仿牛皮製的黑色沙發都已經坐到磨破了小洞，置中的紅豆杉茶几上堆積著零散的碎花生殼，以及用完中餐之後還擱放在桌角上的一些殘留著污垢等待清洗的碗盤、筷子，還有貼在水泥漆牆壁的長年脫漆壁癌……，觸目可及唯一可算的上是整潔乾淨的就僅僅剩下那張釘掛在牆壁上頭，供奉著觀世音菩薩莊嚴慈悲法相的神案桌。

看到阿全師本人，看起來他不過只大我十多歲，外型上是一身矮胖的身型和黝黑的膚色，理著小平頭、單眼皮、雜亂的眉毛和扁塌的鼻子，從他年輕就在市場攤販上做生意，年輕且豪爽的性格看的出來在外做生意討生涯的過程與人生歷練，早已經徹底將才三十歲初頭的他蘊化形塑成一位甚為海派且江湖味氣息極重的人。

我和阿全師共同一起負責分解豬隻身軀和將豬肉切塊分類的工作，他熟練而俐落迅速的切肉刀法，從一旁我親眼見他刀未見骨、肉即切離碎斷的精妙技法，雖無法在短暫的時日內領悟奧妙，但切剝大腿骨的氣力與腔室內臟各細部份的切

割秘訣，我也已日漸學習至游刃自如，於是我們兩人各就各位，攤位上我所扮演的角色算是阿全師的助手之一。

阿全師身旁的師母在這攤位上則負責將阿全師切好的肉塊分袋稱斤包給來購買得每位客人，以及收錢、找零錢這類需細心的瑣事。我曾聽母親說過，師母原是苗栗那邊的客家鄉親嫁來的女孩，有著勤儉且做事極為認真的個性，不過，在一旁我卻看師母總是那樣心情悶悶不樂的模樣，面對他人時也不太有什麼特別的表情，彷彿就好像一抹無聲息的人形影子有意無意間襯映在阿全師的左右，或者是隱形的躲在阿全師背後的某一個暗影裡頭。

那些在阿全師攤販上幫忙的日子，往往也只有在吃飯或喝口水的時候，我才有機會和阿全師與師母偶爾聊聊天，有時客人總誇阿全師手藝好，竟然不用加工機器來貪圖省工還能將豬隻後腿肉剝的如此細碎如泥，而且能將肥瘦肉分離切割的絲毫不差。

常聽到客人誇讚他的手藝，他也總只是揮一揮手不以為然地笑了笑說：「出外混口飯吃吃而已，那會有什麼好手藝。」阿全師厚壯的臂膀就是從豬肉攤上磨練出來的，我到現在還常記得工作時他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做什麼事都不能急，慢工自然會出細活。」我知道阿全師確實是真正具有手底功夫的真手藝。

當年那兩個月多，是個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暑假期間，我總覺得阿全師和師母夫妻間像是躲藏有些什麼細細的縫隙，亦或是暗影底無形的裂痕夾雜在他倆夫妻的相處模式中蟄伏，我猜，會不會是因為阿全師的愛酗酒及酒後的惡言相向，或者偶爾和朋友來往間的小賭輸贏，都恐怕讓原本就患有些微憂鬱症的師母更對一家人的未來感到惶恐與不安？也許是，也許不是，這是一個我怎麼猜也不會知道的答案。

沒想到事情就發生在我高三畢業剛入伍服役不久那時，師母和阿全師恐怕因為累積多年的婚姻失和，某個夜裡，師母竟和他們唯一擁有的女兒在自家頂樓不幸墜樓而身亡。

那時，聽到母親告訴我發生了這件事實，我心裡驚愕不已，怎會這樣？生命這麼匆忙就迅速消失了。

平日那個待人溫和而體貼的師母和他們可愛的女兒，這麼樣年輕且充滿無窮希望的兩條生命竟然會在這麼一瞬間被命運徹底操控被迫選擇離去，而這樣迅間痛失妻兒的事實，恐怕正在無人窺探的暗地裡用力且狠狠的割裂阿全師剛毅的心情吧？

或許他會不會正懊悔著不該與師母經常為了小事吵架或冷戰吧？如此突然的走了妻子和女兒，那阿全師該怎麼呢？他又該如何面對自己與自己悠悠漫長接踵而至的未來日子。

肅穆而簡單辦完喪禮，只剩一個人的阿全師也從我家隔壁搬走而不知去向，一直到從部隊退伍回家後我正準備開始找工作時，有一天，突然我接到阿全師打電話來要我北上台北幫他一起做一份稱做是「積功德」的特殊工作時，真的我壓根都沒有想到，原本壓在我青少年記憶裡那個在高雄某市場內精細分切買賣肥瘦

豬肉的阿全師，竟已收起賣豬肉的招牌攤子，徹底轉行去幫往生者進行遺體的美容化妝。

「看到阿全師千萬不可再提起你往生的師母，以免伊心情會不好！」母親在我北上出發前不斷的叮嚀我，但我也還沒告知母親這趟上去是要幫阿全師一起為往生者服務。

「喔，好啦，我知影。」

「千萬要記住。」母親再一次這麼提醒我。

## 2.

「千萬要記住，等一下看到往生者遺體時心中要存善念。」進入喪家家門前，阿全師轉頭這麼告訴我。

這之前，我從未親眼看過往生者的遺體，懷著忐忑緊張與莊嚴肅穆的心跟隨阿全師穿越屋內靈堂的帷幕，靈堂內的一旁帷幕是以油畫粉彩色調所繪製的十殿地獄輪迴圖帳，內容大致宣揚的是佛教輪迴與善惡終有報的景象故事。

這位死者的媽媽當初接洽阿全師來做屍體化妝時，特別向他提到唯一的這個寶貝女兒生前很愛漂亮，才剛大學畢業工作了幾年就發生這場車禍往生，往生者的母親神情憔悴黯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不是我這個旁人可以切身體會。

雖然女兒的遺體在大型車的撞擊中殘缺不全，但怎麼樣這位年邁的母親一心一意也要讓女兒漂漂亮亮的去見佛祖和菩薩才是，希望阿全師幫她女兒遺體、遺容這部份一定要好好的妥善處理，務必可以讓獨生女兒最後這一趟走得無牽無掛，不然她會一輩子很難安心放下。

走進帷幕後頭，我和阿全師看到往生者臉部凹陷了一大塊，且還斷了一條右小腿，全身赤裸裸的躺在褐色的木板床上面，雖然在殯儀館時已將遺體進行初步清洗的工作，但從往生者遺體受損的外觀看來，當初事發時她應該曾被卡在車子底部拖行過一段距離，她的臉頰、胸口和肚子甚至還留有摩托車塑材碎片與鋼片割裂的長條形深淺不一的傷口，一條原本應該白皙的右小腿也像是被車輪碾至血肉模糊而殘肢則替代以義肢縫補，以及……

第一次看到往生者這樣不全殘缺的遺體，我內心感到激動與不忍，對我而言，這彷彿像是一種在恍惚中共時性存在般，交錯著生者和亡者的肉身影像並置損壞與重製的一種幽邃境像，人的生命在死神佇立的面前原來是這麼不堪一擊甚至摧毀的迅速無常。

阿全師神情嚴肅而莊重的看著往生者的遺體極為平靜的說：「今生善惡皆已過，往昔恩怨都要放下。」接著要我打開手中的化妝箱準備進行一切遺體上妝工作的就續與開始。

台灣傳統喪葬的習俗，在家外橫死的親人理應是不得再進家門入殮進棺的，然而這位愛女情深的年邁老母親不避習俗，不願讓自己不幸車禍身亡的女兒，在往生後還要一個人孤孤單單停屍在殯儀館內無人問問，阿全師這次可以說是帶著

一位未亡人母親愛的託付來為亡者完成這件身後的大事。

拿著海綿，阿全師輕輕的為那名女屍擦拭身體上殘存的血塊，看著家屬所提供的往生者生前最漂亮的照片，用針線縫針修補裂開的額頭和面頰，並在裡面塞入部份填充棉花來回復她生前微微豐腴的容貌。

我跟著阿全師的動作為往生者已漸呈僵硬的遺體肌膚拍上化妝水與用來遮斑的粉底液，為減少屍僵從面頰處慢慢推開並化妝遮掩瘀青浮腫的部位，慢慢修飾成原來的樣子，我們兩人合力為往生者遺體穿上衣服，換穿完壽衣，然後把不見了一邊的頭皮縫補好黏上長假髮。

再來他拿出九格像調色盤一樣的眼影盒(我詫異著阿全師這麼陽剛江湖味濃厚的大男人，竟也會有這些像女人一樣蒐藏著精緻的化妝盒和色彩炫目繽紛的眼影盒)，接著阿全師不慌不忙的從化妝箱裡揀選出修眉刀，一筆一筆的在往生者眉頭畫上細細彎彎的眉毛且將眉形修成兩條彎細的橋，我在旁看著他修眉、夾上假睫毛、用眼線筆在眼眶邊緣描上一圈再層層刷上深色睫毛膏，再進行口紅的唇型描繪。

猶如一場典禮儀式的緩慢行進，儀式上我彷彿看到阿全師像一位父親(又或者像一位丈夫般)，上妝的過程中像正一遍遍地安撫往生者孤寂的遺體與看不見魂魄，又像是在哄撫往生者可以安心安詳的離去。

不過，究竟阿全師是怎麼突然從市場賣豬肉的攤販老板瞬間轉行成為一位遺體化妝師？這時，我下意識的回想起幾年前，我還幫忙著阿全師做豬肉買賣時阿全師切割豬肉的那個利落刀法……

第一刀，從豬身的胸脊用力切入然後剖開。

阿全師操刀的動作及手爪極為熟練與利落，一刀剖開豬身肉體的那一霎那，解凍後略黏稠的血液急速遇到空氣，立刻散發出刺鼻的腥羶臭味，再接著緊握刀把將肢體變得僵硬的豬身，一刀再來一刀來回翻轉且迅速剝下豬皮，失去皮毛的光滑豬體，僅剩一層白色薄膜覆裹脂肪，血塊在肉身中無力的浮起，再掏腸挖肺挖出各種內臟，我開始幫忙清洗內臟，豬隻身上的各種臟器從我雙手握入泡進清水當中竟像甦醒起來一般，每一臟腑器官在我手掌抓握之間像發出一陣一陣喘息的蠕動與抽搐掙扎，水中湧漲透出的屍體腥臭氣味亦使我胸口浮起陣陣嘔心與反胃的凌厲酸麻。

看著阿全師動作如此俐落的將整身巨形豬隻毫不費力的板了過去，從容翻動一頭豬隻的屍體，看到他用力「剝」的一聲切割下豬頭，再「剝、剝」切割下舌頭、耳朵、脖子，「剝、剝、剝」的緊接著再切下肋排骨、大腿、腳，整個攤位上羅列的猶如分切屍塊的展示平台，然後，接著剝、剝，再剝……，伴隨刀柄的起落揮舞滲透出鮮紅的豬血，一滴一滴的從平台的角落滴落入下方鐵盆當中再慢慢的在空氣當中緩緩凝固。

這麼樣不停且無休止回想的畫面與場景的閃現，立刻並置交融入當下阿全師

在靈堂入斂房中為往生者上妝的整個過程，有如一場化妝術施展幻變的儀式操演，全程我在旁做為協助，諸多過程場域的交換與邊看邊學的每個時刻，我彷彿看見鋪展在阿全師面前中畫面與人物急速的輪翻顯現。

那一個畫面是師母以及他們女兒還緊緊牽著手僵處在那個瀕臨即使墜樓前那一刻屬於事發現場的剎那，緊緊相擁著的母女兩人肉身被急墜而下的條條風聲割裂耳膜，接著堅硬的灰色柏油路面因承受瞬間的墜地而反以猛烈的撞擊致命，師母墜地頭顱破裂，女兒也同樣傷重不治身亡。

支離破碎悠關回想的片斷情景與畫面，一瞬間把就我從此刻的時空裡抽離替身，並順手丟進一個時序搗亂往昔與現今重建的真實環境當中，它們殘留在我記憶裡的情節叫我不可自拔地反覆思索追溯，記憶與影像隨著現實時光從我的視網膜內底被遺棄般的片片剝離撕裂再跌落入滔滔奔竄的回想之流……

我突然想起阿全師曾在他台北租屋的窄小客廳裡與我聊到這份遺體化妝工作時，曾對我這麼說，「為往生者上妝可以從他們身上會讓自己去想到很多的道理，譬如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曾經做了些什麼善惡？這一生到現在為止過的值不值得？還有……」那時，我們兩人坐著閒聊往昔，面前牆壁上供奉的正是他從高雄那棟透天厝老家中奉迎上來的觀音菩薩金身，不過在普薩莊嚴法相旁多了師母和女兒的神主牌位隨伴，或許她們已完成這一趟人世間的生命學習回歸到靈界的當初，不必再輪迴接受著肉身慾望及病痛的磨難，接著阿全師最後吞吐出一口煙霧感慨說：「最重要的是人還活著的時候。」

這些話的每一個字說出來時好像是不帶有任何感情一般，但每個字裡卻又彷彿深含著某些剝解不開的環結緊扣其間，這些個環結裡像是看到一段或者是數段纏聯交錯的故事在這話裡頭顯現交磨，或許在面對往生者遺體這樣觸及死亡議題之時，思考不單只是一種生命的結束，而是另一種給予生者真實面對未來的挑戰。

從客廳外的陽台上望出去，城市的錯落屋脊成了曠野的點綴，蒼蒼漫延無垠，且無數紅的、灰的、黑的屋脊連接相錯，連淡藍的天也彷彿背轉過臉去，無面目的陰沉沉一片。

師母去世許多年後，從未曾聽過阿全師提到關於他自己妻兒的一切種種，總覺得阿全師體內好像也有什麼東西給堵住似的，記憶的畫面如此硬生生的像一塊速乾黏膠牢不可破的緊密貼黏在阿全師的腦壁內層。

回過頭來，當我看著阿全師幫眼前這位往生者上妝那個極專注的莊嚴神情，似乎看到在為他自己過往的妻子與女兒如同進行內在真心的召喚般，向他眼前的這位往生者完成一件極為盛重的事，我想，正在為遺體進行修補上妝時的阿全師內心一定也正在喃喃對眼前的往生者說：

「我會盡力讓妳恢復原來生前完整的樣貌，妳就好好安心的上路吧。」

整個遺體上妝的過程，我不禁感慨的想，平躺眼前的往生者全都是他們家屬全心意所真心愛過的人，曾經為他們勇敢也曾經為了他們而感到驕傲或快慰，內心的心情景觀因他們的言行而飛揚，但也因他們錯誤而曾心碎，回味著腦海內躲

藏的那些記憶，儘管有些故事情節裡人物的面孔已然模糊暗淡下去。

處於面對自己往生的親人的當下，可以感覺到阿全師以前人生故事裡所有一切的人物面容、情緒思想、談笑的言語、相處的點滴.....等，在他幫往生者進行遺體化妝時，隱形之中全都似乎搖擺的從四周圍悄悄潛進入阿全師的意識與身驅。

我猜想，他眼前此時應不免悠悠又再度浮現出師母和女兒墜樓往生的那個撕裂生死的慘烈畫面，關於往昔的景象如此真實的逼近，似乎有一種同身為往生者家屬的悲抑情緒彷彿勾起他對自己妻兒生前愧疚的無奈感覺。

### 3.

接著，在阿全師和我處理完那位車禍喪生的女性往生者遺體後隔一週，下一件案主要上妝處理的是一具國小三年級小朋友幼嫩的往生遺體。

當時我們兩人去到殯儀館面對到這位小朋友略浮腫的屍體，聽館內的工作人員說是在河邊戲水不慎失足溺斃被發現的，他的右臉頰被水流間的岩石撞擊出一圓形傷痕，腹部也有一處瘀腫血痕以及兩腳處均有拖拉磨擦之傷痕。

從冰櫃抬出時正在退冰的遺體四肢仍然顯得僵硬，洗淨、穿衣的這個動作的過程就必須要我們兩人以極為柔軟靈巧的動作緩慢的進行，一直到幫遺體化妝的時候，阿全師拿著已經沾上粉底液的粉撲準備為他進行臉部上妝時，竟不發一語的凝視這位小男童閉目且平靜純真的臉孔而從容的收手，往生的男童看似如此僵硬的臉龐卻仍透著兒童原本稚齡光滑紅嫩的膚色。

阿全師很仔細的看著那位男童的遺容，在那個相視而孺慕的眼神底彷彿像正在看著自己當年墜樓喪生的幼女一般，「為他保持這樣一張臉就可以了，這才是屬於他真正且純真的臉。」說這話時，阿全師眼角似藏有薄薄的淚光疼惜著對這男童的遺體說。

遺體化妝穿衣的過程，看著這位還來不及長大便已夭折的小孩遺體與他稚氣的面容，我竟也感到一種莫名而來的憂抑悲傷，確實，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身不由己，往往就在突然的發生與不發生之際穿梭與跨界。

不久等到家屬同意後，我和阿全師便完全入殮裝棺直到送進火化，我們兩人從焚化爐口的透明窗中窺望進去，熊熊烈焰亮得刺人眼目，猜想這年紀尚幼的男童在爐內此刻正經歷著肉去骨露、骨化為灰的另一階段，當工作人員將焚燒檯再度拉出來之時，什麼也沒有剩下的僅餘有乳白色細末飛沙般留存，好似多少悲喜都似不曾為此留痕。

回到阿全師租屋的家中，打開家門的同時，我想，師母和他們的女兒現在應也正安安靜靜的待在自己神主牌位裡頭靜默的注視著我和阿全師的回來吧？

上來跟隨在阿全師身邊也將近半年多了，每一次當阿全師告訴我一些幫往生者上妝時要注意的事情時，例如像男性往生是穿西裝，老人則穿壽衣，用溫水洗臉去血漬再到刮去零亂的鬍渣，以及用粉液塗遺體肌膚或缺角地方所應要注意的事，還有如何幫僵硬的遺體穿壽衣的方法等等，總要我用心學會利用上妝與修補

的技術，將殘缺不全不成人形的屍首縫縫補補回覆成一個人的形體，最好是能最貼近往生者生前完整的模樣。

我想像著，幫往生者上妝的同時阿全師竟像是位魔法師一般，像在施展另一項步上另一世界場景轉換的特異魔法，如果往生者亡靈有知，不用多餘的話語加註該也會滿懷感恩的心情凝視著阿全師每一個為他們細心上妝的動作。

「你知道，其實人活著需要尊嚴，相同的，往生者上路更要有尊嚴的走。」聽阿全師這麼說，我突然明白阿全師為何會從市場上操刀切割豬肉的攤販老板轉換身份成為現在的遺體化妝師，會不會因為當年他親眼目睹師母與女兒墜樓身亡時那橫躺在水泥地上母女兩人破裂而面目模糊的遺體景象？

的確，沒有什麼東西是永居常在的，富貴貧賤、有無得失也都在變動流離當中更易轉換，看清明白了這些才能坦然，原來很多時候，透過自己以外的事物才能夠找到而得以珍惜自己生命所正發生的故事。

昔日阿全師在市場攤販前揮舞刀柄的身影，大顆大顆的汗珠在頸項和臂膀間翻跳起來，落墜，貼合著他現今每個細心為遺體上妝的專注與認真的神情，那些過去與現在撩動搖撼著我的回想。

一切悠關阿全師諸種畫面與情節奮不顧身的朝我迅速紛踏奔馳前來，最後定格浮現在我腦海的是那個午後寧靜時光底，阿全師以極為感概的口氣所對我說的那一句話：

「最重要的是人還活著的時候。」